



扫码可在周道 APP 上听《文物里的周口》音频,看栏目稿件。

文物里的周口

唐代寿州窑黄釉乳钉纹豆:此“豆”非彼“豆”

□见习记者 邱一帆

作为食器的“豆”



唐代寿州窑黄釉乳钉纹豆

提起“豆”,大多数人脑海中都会浮现出诸如黄豆、红豆、绿豆、豌豆之类的“豆”。但是,您知道吗?汉字“豆”,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金文,古字形像古代的一种下有高圈足的盛食物的食器。根据“豆”字最初的写法,我们不难猜出“豆”最初的含义并不是豆科植物的“豆”,而是古代盛食物用的一种器具。这种器具有点儿像带高脚的盘,有些带浅盘形的盖儿。

按照材质划分,有陶豆、瓷豆、青铜豆、木质涂漆豆等,不同的材质赋予豆不同的意义。史前时期,陶豆常与陶壶、陶鼎配套使用,组合成原始的礼器,是随葬的主要器具。东周时期,铜豆地位上升,常与鼎作为固定组合出现,鼎以奇数出现,豆以偶数出现,有“鼎俎奇而豆偶”的说法。东汉时期,为了更好地保存食物,出现了有盖子的陶豆。唐代时,豆的颜色丰富了起来,包括唐三彩豆、绿釉陶豆、黄釉瓷豆等,艺术形式活泼。

周口市博物馆就陈列着一件保存完整、制作工艺精湛、造型精美的唐代寿州窑黄釉乳钉纹豆,它给人以美的享受,是同类器物中的精品,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。

作为食器的“豆”,非常之古老,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,流行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,盛于商周,距今有 6000 多年的历史。豆的用途类似于今天的盘或碟,也作礼器用。“无豆不成礼”,“豆”字也为“礼”(“礼”的古体字)字的一部分,说明“豆”这个器物在古代先民心目中的地位。

民以食为天,食器与文化紧密相连。“豆”既然是一种食器,就有一定的容积,所盛的东西有一定的重量,因此,“豆”又是一种量器单位和重量单位。《孟子·告子上》中的“一簋食,一豆羹,得之则生,弗得则死”,这里的“豆”就是量器单位。据《左传·昭公三年》记载,齐国有豆、区、釜、钟四种容量单位,“四升为豆”,即四升等于一豆。登,陶豆也。战国时,始现豆形铜灯,这种铜灯可能是取形于“豆”演变而来。

变而来。

这件唐代寿州窑黄釉乳钉纹豆形体较大,由盘、柄、足三部分组成,高 19.5 厘米,口径 23.7 厘米,底径 15.4 厘米。敛口,卷沿圆唇,深腹,底部呈喇叭形,实柄较矮,圈足,瓷胎较厚且粗糙。内外施米黄色釉,外部施釉不到底。盘部以下有聚釉现象,如同烛泪外流,这是在烧制过程中釉在氧化还原时自然下垂形成的。器表有细小的开片,似冰裂纹。在黄釉和瓷胎之间还饰有一层很薄的白色护胎釉。豆的腹部有 3 层乳钉纹:上层 8 个乳钉,非常莹润;中间一层有 54 个乳钉,排列密集,非常规整;下层的 8 个乳钉较大,且对称均匀。

中国古代传统造物意境讲究“道以成器,而器以载道”,古人置器用器,目的并非仅限于器物本身,而是重在器以载道。有学者说:“如果人们仅满足于对器物形制特点的描述,不能通过器见人睹事,那么我们就会与己身文明的精髓失之交臂。”器以载道,在人与物的关系中,体现为心与物、文与质、形与神、材与艺、用与美的统一。这件豆的造型比例恰到好处,新颖美观,柄部以下的聚釉,宛如少女桃腮上晶莹的泪珠。在光的辉映下,釉色五彩缤纷、斑驳陆离,给人以恬美静谧的感觉,兼具实用性和审美性。

人间烟火气,最抚凡人心。遥想千年之前,这件“豆”可能在一个偶然的时机被主人买来,或用作装饰,或用作盛贮。千年之后,那些钟鸣鼎食的场面早已湮灭在历史深处,这件豆完整留存至今,描绘着雍容华贵热情奔放的大唐气象,讲述着时间的流转和真实的烟火人间。

人间烟火气,最抚凡人心。遥想千年之前,这件“豆”可能在一个偶然的时机被主人买来,或用作装饰,或用作盛贮。千年之后,那些钟鸣鼎食的场面早已湮灭在历史深处,这件豆完整留存至今,描绘着雍容华贵热情奔放的大唐气象,讲述着时间的流转和真实的烟火人间。

作为名窑精品的“豆”

根据器物特征,考古专家判断其属于唐代寿州窑产品。寿州窑是隋唐时期制瓷名窑之一,窑址分布于安徽省淮南市中区和凤阳县交界的上窑镇一带,窑河、高塘湖沿岸,唐代属寿州,故名。寿州窑名列唐代七大瓷窑之一,陆羽《茶经》记载“(寿州)瓷黄、茶色紫”,黄釉乳钉纹豆是其代表作品之一。

寿州窑创烧于南朝陈,兴盛于隋唐,唐末停烧,前后烧造约 400 余年。隋代时,开始烧青瓷;唐代

时,改烧黄釉瓷;唐代中晚期,也兼烧黑釉和少量绛红釉,具有显著的时代风格。寿州窑瓷器为高温石灰釉,氧化钙含量比较高,着色剂为氧化铁,由于烧造采用还原、氧化和先还原后氧化等不同方式,使釉色形成青、黄、黑与绛红四种。

其中,当数黄釉瓷最负盛名。寿州窑首创黄釉瓷,烧制技术较之前有了显著创新。寿州窑是较早使用匣钵的窑口之一,把产品装在匣钵中入窑烧造,从而避免了窑中高温烟火对胎釉的直接熏染,使釉色

纯净光亮,极大地提高了产品质量。

寿州窑主要生产与生活相关的碗、盏、杯、钵、注子等,其生产的高档产品深受当时富贵之家追捧。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,社会经济繁荣,黄釉瓷与体现皇权的皇家贵族崇尚的富贵色彩不谋而合,所以黄釉瓷器很快受到社会的热捧,黄釉瓷豆也流行开来,且造型富于变化,这件黄釉乳钉纹豆口、腹、底部都有不同的变化,给人以线条流畅、造型优美的印象。

作为见证者的“豆”

寿州窑产品通过窑河、高塘湖转运淮河,畅销整个淮河流域。根据考古材料证实,在皖、苏、豫广大地区均有寿州窑黄釉瓷器出土,甚至隋唐时期最繁华的商业都市、当时对外贸易重要港口的扬州,也大量出土寿州窑黄釉瓷器。

皖、苏、豫一带的唐代墓葬时常出土寿州窑产品,作为千里淮河第一大支流,沙颍河的水运在唐代就比较发达,当时的寿州窑瓷器应

该是通过沙颍河水运来到今周口一带的。“满城文化半城水、内联外通达江海”,现在的周口正在发展临港经济,打造内陆中原港城,这件黄釉乳钉纹豆端庄文静地伫立在周口市博物馆里,回眸着沙颍河上从远古迤邐而来的点点帆影,又见证着中原港城、大美周口扬帆远航、破浪前行的壮丽画卷,它就是大唐盛世周口水运散落至今的一朵花瓣吧!③5

(周口市博物馆供图)